

給他們思考？教他們思考？

從〈容忍與自由〉

看

「反思」與人權教育

海山高中 張玲瑜

【參考策略】

- 一、進入角色： 準備、「這個人或物可以看到、觀察到什麼」、「這個人或物可能在意什麼？」、「這個人或物可能會有什麼疑惑或問題？」、「分享想法」。
- 二、四 歷程： 聯結（ ）、「概念（ ）」、「挑戰（ ）」、「改變（ ）」
- 三、概念地圖： 列舉、分類、聯結、闡述
- 四、觀點圈：找出與議題或問題有關的觀點。 準備、找到觀點、選擇一個想要深入探討的觀點、回應「我認為」

胡適〈容忍與自由〉

(南一版第二冊第 11 課)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暖身

你認為「容忍」與「自由」哪一個重要？為什麼？

二、導讀：〈楊照的歷史翻譯機〉（摘自《晨讀 10 分鐘：世紀之聲演講文集》／楊照 主編／親子天下 出版）

胡適是中國近代最有名的自由主義者，始終堅持自由的重要性。在對於自由進行了超過四十年的思索與提倡之後，晚年的胡適，換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告訴我們建立一個自由社會的方法。

關鍵在於「容忍」。自由最大的敵人，不見得是反對自由的權威獨裁者。胡適一生見證過、經歷過中國多年的權威獨裁，從早年的軍閥到國民黨到共產黨，這些人為了鞏固自己手上的權力，當然是反對給予人民自由的。事實上，胡適也一直是批判這些獨裁權力，最堅持最響亮的聲音之一。但同時他誠實地發現了更根源的問題。傷害自由的力量，往往也來自主張自由的人。如果只是強烈伸張自己的意見，卻不能容忍別人有所不同，有所反對，那麼主張自由的人，也會變成自由的敵人。

如果不能建立起互相容忍的原則，那麼一群都主張自由的人，仍然無法組成一個自由的社會。他們對自由的不同主張會彼此衝突，甚至形成對抗。學會容忍、尊重自己不同意的想法，何其重要！

三、原文

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我們談到英國史學大師阿克頓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生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一九〇八年）曾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榜》的，我說：「王制有之：『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掌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能容忍的「衛道」態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¹（《禮記》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²的一條經典！

¹王制：禮記篇名，內容記載一國施政大綱，標榜先王以仁政治國。

²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假借鬼神、時辰日子的吉凶、占卜等事，疑惑、動搖民眾之心的人，就加以誅殺。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後（一九二三年）會很熱心的給《西遊記》做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三十年後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說的「四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的根據。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我當時完全沒想到第四誅的「假於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拿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註裡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裡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遊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夢想到十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些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和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最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共產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態度了。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和在國外自由發表我的無神論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在監獄裡，或把我綑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裡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

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並且敬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他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

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他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

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點深信自己不會是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

思想信仰。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歷史。馬丁路德和約翰高爾文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於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後，新教的領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高爾文在日內瓦掌握了宗教大權，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高爾文的教條的學者塞維圖斯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鍊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這個殉道者塞維圖斯的慘史，最值得人們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運動原來的目標是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爾文和他的信徒們居然會把一位獨立思想的新教徒用火慢慢燒死呢？何以高爾文的門徒（後來繼任高爾文為日內瓦的宗教獨裁者）柏時竟會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條」呢？

基本的原因還是那一點深信我自己是「不會錯的」的心理。向高爾文那樣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確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筆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麼他的意見還會錯嗎？他還有錯誤的可能嗎？在塞維圖斯被燒死之後，高爾文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一五五四年，高爾文發表一篇文字為他自己辯護，他毫不遲疑的說，「嚴厲懲治邪說者的權威是無可疑的，因為這就是上帝自己說話。……這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鬥。」

上帝自己說話，還會錯嗎？為上帝的光榮作戰，還會錯嗎？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沒有錯誤的可能，我的意見就是「正義」，反對我的人當然都是「邪說」了。我的意見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對我的人的意見當然都是「魔鬼的教條」了。

這是宗教自由史給我們的教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的，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我試舉一個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誌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熱，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故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當時看了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度。現在在四十多年之後，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度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若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 原載《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六期，一九五九年三月

四、演說家寫真：胡適（1891—1962年）

- ★前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長。提倡文學革命，為新文化運動領袖之一。著述豐富，在文、哲、史學領域都有深入研究。一九三九年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
- ★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徵」的治學方法。
- ★〈容忍與自由〉發表後被譽為「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文獻」。刊載該文的《自由中國》雜誌，向來主張言論自由，敢於批評時政。胡適大談容忍，自有其深意。

一、閱讀準備

1. 請切割意義段，以□、□……標註在段落前方。
2. (承上題) 請將各意義段的主旨句或關鍵文句，以紅色底線畫記。

二、閱讀理解：請回答下列問題

1. 文中作者舉了哪些不能容忍異己的例子？藉由這些例子要說明什麼？請條列說明。(80字以上，100字以下)

2. 回想你是否曾有意見不同而被排擠的經驗？試分享當時的情況。或是就你的所見所聞，舉出因為曾見不同遭受口頭撻伐或態度排擠的實際故事。(100字以上，300字以下)

三、素養建構：一點點反思的必要

當我們初步形成觀點，或是聽到他人的觀點，我們應該先充分理解對方的話，探討對方的想法和用意，但是，又不忘反思對方的想法是否有瑕疵或錯誤。要進行這樣的確認和反思，「提出疑問」是一個必要的策略。以本文而言，你可以問的問題可能有：

- 什麼是容忍？(what)
- 人類對哪些事應該要容忍？(what)
- 人類對哪些事特別容易忘了容忍？(who)

- 不容忍的危險是什麼？(what)
- 哪些時刻絕不能容忍？(when)
- 忍多久才是剛剛好？(越久越好／頭腦清楚後再筆戰？)(when)
- 一味的容忍會有什麼問題？容忍的前提是什麼？(what)
- 什麼樣的人習慣傾向容忍？這些人為什麼會習慣容忍？(who)
- 遇到不容忍別人的人，我們要不要容忍他？(who)
- 我容忍別人，別人容忍我，一個社會是不是只是繼續各執己見，沒有真正對話起來？怎麼做比較好？(how)
- 其他：_____ ()

上方的提問，有些是屬於「確認式提問」，有些是屬於「反思式提問」。請將每一個問句抄錄到下方表格中，並且選擇適當的格子填入。

容 忍	
確認式提問	反思式提問
確認作者所說的內容	檢視作者的學說
他宣示 / 隱含的定義是什麼？	他的定義準確嗎？我的想法是.....
他的理論針對哪些範疇來談？	他的理論可以推到其他範疇嗎？我的想法是.....
他提到他倡導的理論有前提嗎？	他的理論還有別的前提嗎？我的想法是.....
他提到什麼特殊情況（應排除的特例）嗎？	他的理論有什麼特殊情況（應排除的特例）嗎？我的想法是.....
他所說的與我的經驗和所見所聞，有什麼相應的地方？	他所說的與我的經驗和所見所聞，有什麼差異？為什麼不同？
還有哪些不同的角色和立場？站在作者之外的其他角色的立場，他們能夠認同作者的說法嗎？	我找到不同的看法，瞭解他們，思考他們為什麼會不認同？我的想法是.....
1.	1.

2.	2.
3.	3.
4.	4.
5.	5.

四、小組討論

請由以上述問句選擇一項作為鑽研問題，探究內涵，整理出三個論點，作為你們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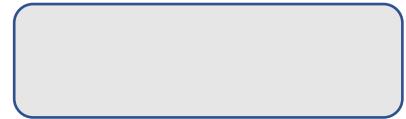
五、申述己見

請將小組討論的結果加上例證，並稍作說明，整理在下方。

鑽 研 問 題	
小 組 討 論 結 果	
論 據	

六、對照覺察

回顧你一開始的選擇，經過這篇文章的學習，你覺得對你影響最大的部份會是什麼？



【附】 定義句：「是……不是……」佳句仿作

1. 傳統不是對灰燼的崇拜，而是在於火種的保存。(馬勒)
2. 真正的自由不是不再有一絲掛慮，而是當匱乏和悲痛箍緊了你，你仍能脫升 出來，赤裸而自在 。(紀伯崙)
3. 旅行不是美好人生的代名詞，旅行只是美好人生的第一步。(褚世瑩)
4. 相對於漢唐兩個朝代，宋代不是弱，也不是貧，而是無效率。(許倬雲)

白色恐怖視角： 聶華苓文學及其筆下的殷海光

國立蘭陽女中國文科 趙弘毅

講者資訊

- ▣ 趙弘毅
- ▣ 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 ▣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
- ▣ 國立蘭陽女中國文科專任教師
- ▣ 奇異果版高中國文課本編輯委員

選文理由

- 同心圓式的主題
- 重要他人：友情
- 聶華苓〈愛情鮮花夢想的莊園——殷海光〉
- 文學編輯、小說創作
- 白色恐怖

以《自由中國》為核心

□ 題解：

殷海光是臺灣重要的自由主義學者，擔任臺大哲學系講師，開設邏輯、羅素哲學等課程，並且參與《自由中國》雜誌，撰寫許多社論。殷海光在戒嚴時期極力宣揚反抗權威、追求自由的思想，經常為文針砭時政，直言不諱，引發當權者不滿。後來，政府以殷海光撰寫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為藉口，以「涉嫌叛亂」之罪名逮補多位《自由中國》編輯。之後，政府亦查禁殷海光著作、取消學術補助；臺大哲學系因政治壓力不再續聘殷海光；其生活起居亦受到特務的嚴密監視。生活陷入困境，自由又遭受剝奪，殷海光最後罹患胃癌，在身心雙重的煎熬裡抑鬱而終。

以《自由中國》為核心

□ 作者：

一九四九年隨國民政府來臺，擔任《自由中國》編輯委員與文藝欄主編，為當時該刊唯一的女性編輯。聶華苓審稿堅持純文學的標準，與當時國家文藝政策背道而馳，力抗八股的反共文學，為五〇年代臺灣文學創作撐出一方自由揮灑的空間。

一九六〇年，《自由中國》停刊、多位編輯被捕，聶華苓亦受到特務監視。一九六三年結識美國詩人保羅·安格爾，隔年赴美國，任教於愛荷華大學，兩人在一九七一年完婚。她與保羅共同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前往創作交流，為全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交流計畫之一，持續運作至今。

殷海光〈言論自由的認識及其基本條件〉

- 真正的言論自由，正如真正的自由一樣，它的出發點是理性與責任
- 沒有人應該剝奪任何人吃飯的權利。同樣，也沒有人應該剝奪任何人說話的權利；言論自由的本身不必有特定的內容和目的；言論自由是一種工具
- 「以言論對言論」是造就言論自由環境的基本條件；如果不「以言論對言論」，而採取討論以外的方式，或施用威脅手段，那末所謂「言論自由」，不過一句好聽的空話而已

雷震事件

- ▣ 一九五七年八月起，接連刊出十五篇社論，檢討當權政治體制及運作
- ▣ 一九五九年六月起，針對蔣介石即將三連任，連續發表多篇社論予以批判
- ▣ 一九六〇年四月，台灣舉行第二屆省議員及第四屆縣、市長選舉，國民黨大獲全勝
- ▣ 一九六〇年五月，雷震發表〈我們為什麼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

雷震事件

- ▣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自由中國》刊出由殷海光執筆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
- ▣ 九月四日，警總以涉嫌叛亂罪名逮捕雷震、劉子英、馬之驥、傅正，「中國民主黨」組黨失敗，《自由中國》解散
- ▣ 殷海光雖未被捕，但長期遭受特務監視，並查禁其著作。一九六四年停止每個月美金六十元的學術補助；一九六六年臺灣大學不再續聘殷海光；一九六七年哈佛大學邀請殷海光赴美研究，國民政府不允出境。

威權統治下的思想控制

■ 剛性手段：白色恐怖

■ 軟性手段：教育及文藝政策

兩個女編輯：林海音與聶華苓

■ 林海音主編《聯合報・聯合副刊》

時間：1953~1963

結束原因：船長事件

■ 聶華苓主編《自由中國・文藝欄》

時間：1949~1960

結束原因：雷震事件

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

- ▣ 一九六二年應臺靜農和徐復觀之邀，赴臺灣大學及東海大學任教，講授文學創作課程
- ▣ 一九六三年在美國駐華領事館的酒會上，結識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保羅隨即邀請聶華苓赴美
- ▣ 一九六四年聶華苓赴美定居，任教於愛荷華大學，並擔任「作家工作坊」顧問
- ▣ 一九六五年聶華苓與王正路離婚，一九七一年與保羅結婚

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

- ▣ 一九六七年，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創辦愛荷華大學第一屆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簡稱IWP）
- ▣ 該計劃每年邀請世界各地作家到美國交流，白先勇、楊牧、張大春、李昂、駱以軍等人都曾參與此計畫
- ▣ 所邀作家的國籍涵蓋美、蘇兩大陣營，成為突破當時政治藩籬的管道，促成世界文學的交流與激盪。
- ▣ 冷戰框架下的美國文化輸出

聶華苓文學中的離散

□ 《桑青與桃紅》

□ 《三輩子》

〈愛情，鮮花，夢想的莊園——殷海光〉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號，是我在台北的家。當時的松江路只有兩三條小巷，在空蕩蕩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國》剛創辦時，從當局借來的，那時正是吳國禎任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這個地方偏僻，交通不便，三房一廳的房子，只有殷海光一個人住。誰也不願去沾惹他，人都說他古怪、孤僻、傲慢，一句話不投機，立刻拒人於千里之外。

殷海光抗戰時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是金岳霖的學生，非常佩服老師的學養和為人。他十六歲時對於邏輯學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視，引用在他的著作中。抗戰後，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報》主筆，徐蚌會戰，他一篇社論〈趕快收拾人心〉，針砭當時的國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許多知識分子的共鳴。他到台灣後，應傅斯年之聘在台灣大學教書，離開《中央日報》，並參加《自由中國》任編輯委員。

一九四九年，一群年輕知識分子剛從大陸到台灣，常在一起聚會，討論中國的未來。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參加，也是第一次見到殷海光。他比他們只年長幾歲，儼然是他們的大師。朋友們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聽聽殷海光的意見。然而，大師不講話，兩眉緊鎖坐在那兒。筆挺的希臘鼻，晶黑深沈的眼睛，射出兩道清光，一蓬亂發任性地搭在額頭上。他久久不說話，彷彿肩上壓著千斤重擔，不知如何卸下才好。他終於講話了，湖北腔的國語，一個個字，咬得清楚、準確、堅定。他逐漸來勁了，講起他的道了。他那時的道是中國必須全盤西化，反對傳統。後來在另一個場合，突然有人在房門口叫了我一聲，抬頭一看，正是殷海光。我站起來招呼他。他卻頭一扭，梗著脖子走了。許久以後，我才知道，他發現屋子裡有個「氣壓很低」的人。

我拖著母親弟弟妹妹從大陸到台灣，哪裡還有選擇住處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懷著凶吉不可測的心情，搬到松江路。

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園子裡種花，對我們打了個招呼，沒有歡迎，也沒有不歡迎的樣子。但是，來日方長，和母親所稱的那個「怪物」，擠在四堵灰色土牆內，是否能相安無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來，桌上一束紅艷艷的玫瑰花！殷海光園子裡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給我母親。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氣。

那是我們台灣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對母親說：莫擔心，殷海光是愛花的人。

母親說：我才不怕他！

就從那一束玫瑰花開始，殷海光成了我家三代人的朋友。他在我家搭伙。我們喜歡吃硬飯和辣椒，他一顆顆飯往嘴裡挑，不沾辣菜，尤其痛恨醬油。但他從沒說什麼。後來母親發現他有胃病，問他為什麼不早說呢？他說：人對人的要求，就像銀行存款，要求一次，就少一點。不要求人，不動存款，你永遠是富人。

母親把飯煮得軟軟的，辣椒醬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沒一搭地吃著。他和我們一起吃飯，好像只是為了談話：談美，談愛情，談婚姻，談中國人的問題，談未來的世界，談昆明的學生生活，談他景仰的老師金岳霖。有時候，在黑夜無邊的寂靜中，他從外面回來，只聽見他沈沈的腳步聲，然後咔嚓一下關房門的聲音。不一會兒，他就端著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來，走到我們房門口：我——我可不可以進來坐一坐？母親看到殷海光總是很高興的，招呼他坐在我家唯一的藤椅上。他淺淺啜著咖啡（咖啡也是西化吧），也許一句話也不說，坐一會兒就走了。也許又娓娓談起來。他說話的聲調隨情緒而變化，有時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有時又如春風，徐徐撩來。

他談到昆明的天：很藍，很美，飄著雲。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樸實。鴕鈴從蒼蒼茫茫的天邊蕩來，趕駱駝的人臉上帶著笑。我們剛從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遺產還沒有受到損傷，戰爭也還沒有傷到人的元氣。人和人之間交流著一種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暢。我有時候坐在湖邊思考，偶爾有一對情侶走過去，我就想著未來美好的世界。月亮出來了，我沿著湖散步，一個人走到天亮。下雪了，我赤背袒胸，一個人站在曠野裡，雪花飄在身上。

他也常常感時傷事：現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種：一種是糞坑裡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著。一種是失掉人性的軀殼，只是本能地生存著，沒有笑，沒有淚，沒有愛，也沒有恨。還有一種人生活在精神境界裡，用毅力和信心保護自己。物質的世界是狹小的，充滿欺詐和各種利害衝突。只有在精神世界裡，才能開拓無限樂土，自由自在，與世無爭。

殷海光說西方文化的好處之一是線條清楚，不講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塊錢，收到稿費，必定鄭重其事雙手奉還。我家向他借三塊錢，他就會問：幾時還？下星期三我要買書。母親說：星期二一定還。他才借給我們三塊錢，否則，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樣子碰過一鼻子灰。

他又說西方文化另一好處是人有科學頭腦，講究分析。他論事論人，鋒利冷酷，一層一層剝開來分析。因為沒有惡意，所以不傷人。有天晚上，他和幾個朋友在我家聊天。他興致來了，把在座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來了，講了一個通宵。他指著一個人的鼻子，斬釘截鐵地下了一句結論：你是一團泥巴！那團泥巴哭喪著臉跟著我們哈哈大笑。

你批評他？也可以，只要你有道理。母親常常指點他說：殷先生呀，你實在不通人情！他仰天大笑。有一天，母親向他借一個多餘的空玻璃瓶，他繃著臉，煞有介事地：不借！我衝口而出：實在可惡！他哈哈大笑。我回頭說：我在說你呀！他又大笑一聲，咚的一下把門關上了。

他住在松江路時，還沒結婚。夏君璐在台灣大學農學院讀書，靈秀淡雅，堅定的側影，兩條烏黑的辮子，一身清新氣息。他們在大陸時已訂婚，她常在週末來看殷海光。只要她在座，他總是微笑著，很滿足，很嚴肅——愛情就是哪個樣子嘛，他準會那麼說。當然，沒人和他談過這件事。那是他生活中最神聖、最隱密的一面，而且，西方文化，要尊重人的私生活嘛。當時我只是暗自好笑：殷海光在夏君璐面前就老實了。多年以後，我才了解：他年輕妻子堅如磐石的愛心，忍受苦難的精神力量，早在她少女時代，就把殷海光鎮住了。日後他在台灣長期受迫害的生命中，她是他精神世界主要的支柱，是唯一幫助他在狹小的空間開闢無限樂土的人，將幽禁殷海光的溫州街小木屋神話為他夢想的大莊園。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子。

殷海光談到他夢想的莊園，眼睛就笑亮了：我有個想法，你們一定喜歡。我夢想有一天，世界上有一個特出的村子，住在那兒的人全是文學家、藝術家、哲學家。我當然是哲學家咯！殷海光哈哈大笑，繼續說：我的職業呢？是花匠，專門種高貴的花。那個村子裡，誰買到我的花，就是最高的榮譽。我真想發財！他哈哈大笑。殷海光想發財！只因為有了錢才造得起一個莊園呀！大的可以供我散步一小時。莊園邊上環繞密密的竹林和松林，隔住人的噪音。莊園裡還有個圖書館，專存邏輯分析的書籍。凡是有我贈送借書卡的人，都可以進去自由閱讀。但是，這樣的人不能超過二十個，人再多就受不了了。他皺皺眉頭。

母親說：我們搬來的時候，還怕你不歡迎呢！

你們這一家，我還可以忍受。他調侃地笑笑。換另一家就不保險了。你們沒搬來以前，我有一隻小白貓。我在園子裡種花，牠就蹲在石街上曬太陽。我看書，牠就趴在我手臂上睡覺。我不忍驚動牠，動也不敢動，就讓牠睡下去。無論怎麼窮，我一定要買幾兩小魚，沖一杯牛奶餵牠。後來，小貓不見了。我難過了好久。現在又有這隻小貓了！他微笑著撩起薇薇搭在眼瞼上的一抹頭髮，思索了一會兒。人真是很奇怪的動物，像刺蝟一樣，太遠，很冷，太近，又刺人。在我那莊園上，我還要修幾棟小房子，不能離得太近，越遠越好。那幾棟小房子，我送給朋友們。

送不送我們一棟？我笑著問。竹林邊上那一棟，怎麼樣？你和夏小姐每天下午散步來我們家喝咖啡，Maxwell 咖啡，你的咖啡。

好！就是竹林邊上那一棟！

殷海光在園子裡種花，母親就帶著薇薇和藍藍坐在台階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別嬌嫩。夏天，他用草蓆為花束搭起涼棚。風雨欲來，他將花一盆盆搬到房中。八個榻榻米的一間房，是書房，臥房，起坐間，儲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他有時也邀我們與天賞花。否則，非請莫入。一走進他的房間，就看見窗下一張氣宇軒昂的大玻璃書桌，最底下的一個抽屜不知道哪兒去了，露出一個寒酸的大黑洞。桌上一小盆素蘭，一個粉紅小碟盛著玲瓏小貝殼。書桌旁一張整潔的行軍床。靠牆兩張舊沙發，中間一張小茶几，茶几上或是一盆珠蘭，或是一瓶素菊。沙發旁的小架子上，一個淡檸檬黃花瓶，永遠有一大束風姿綽約的鮮花，從他園子裡採來的。靠牆一排排書架，穩穩排列著一步步深厚色調的精裝書。除了幾部與文學有關和普通理論書籍之外，其他的書對我而言，都是天書，七古八怪的符號，作者是什麼 Whitehead 呀，Quine 呀，那些書是絕不借人的。書和花就是他的命。那幾件家具呢？發了財，劈成柴火燒掉！他講的時候的確很生氣。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鋪喝豆漿。

聶伯母，沒有早點錢了。明天拿了稿費一定還。他向我母親借錢。

母親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費，在你荷包裡留不住，就交給我保管吧，不要再買書買花了。

他接過錢，自顧自說：書和花，應該是作為一個人應該有的起碼享受。憤憤不平地咚咚走開了。

他除了去台灣大學教課之外，很少外出。假若突然不見了，你一定會看到他捧著一束鮮花，挾著一本本硬邦邦的新書，提著一包包沙利文小點心，坐在舊三輪車上，從巷口輕鬆蕩過來，笑眯眯走進斑駁的綠色木門。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費啦！母親劈頭一聲大叫，彷彿抓著了逃學的孩子：記不記得？今天早上你還沒有早點錢！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個孩子。進了屋，贖罪似的，請我們三代人到他房裡去喝咖啡吃點心。兩張舊沙發必定讓給母親和我坐。尊重婦女嘛，西方文化。薇薇在房門口脫下鞋子說：羅素的小朋友也赤腳。殷海光大笑一聲，塞一塊小可可餅在她嘴裡，抱起她直叫：乖兒子。藍藍坐在我身上等著吃點心。他嫌她太安靜了，對她大叫一聲：木瓜！她哇的一聲哭起來，他就塞一塊小椰子餅在她嘴裡。他咚咚走出走進，在廚房熬 Maxwell 咖啡。一直到現在，我還認為 Maxwell 是世界上頂香的咖啡。

殷海光〈大江東流擋不住〉

這幾個月來，台灣熱衷于自由民主憲政救國的人士，積極籌組一個新黨，希望拿這個新黨來作實現這一抱負的機構。這些人士，不避溽暑，不辭跋涉，不避艱險，在重重威脅和阻撓之下，努力促致這一新黨之誕生。這一新黨之誕生，至少有下列幾項對於國家的利益：

第一：一新自由世界的耳目。任何稍識外國文字和稍具國際常識的人士都已知道，台灣十幾年來在新聞電訊報導方面已成一個半封鎖狀態：凡與台灣官方不利的消息都在極端排斥之列；刊載的大都是經過「過濾」的有利于官方的片斷稱頌之詞，或有利的報導。因此，十幾年來，世界在怎樣變，一般自由國家對於台灣的觀感如何，許許多人像蒙在鼓裡一樣，並不太清楚。官方這種作法，誠然多少達到一點愚民的目標，可是卻蒙蔽不了別人。近年以來，國外輿論，包括西德的在內，常常說台灣是一個警察國，實行的是一黨獨裁。美國若干以大學教授為主的知識分子，照他們的研究和觀察，認為台灣的統治形態和政治作風，與赤色大陸在基本上是一樣的。順著這一認定，他們很自然地下這樣的結論，即是說：既然兩邊差不多，而且都是中國人，何必不用談判來解決問題？何必還要打仗？我們知道這種看法是有不符合事實的地方。但是，持這種看法的人在西方世界一天多一天。所謂「承認中共問題」，就是以這種看法為心理背景的。無論怎樣，這種看法對於我們自由中國今後的處境是日趨不利的。然而，人家既然持此看法，我們憑口頭宣傳怎能打消？如果自由中國出現一個新的反對黨，那末就是拿事實給自由世界看，我們不是警察國。「事實勝於雄辯」。這豈不是真正有利于自由中國的辯證？

第二，誰都知道，世界共黨的統治型模是：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什麼都只許「一個」。在這樣的絕對一元主義之下，除了政治花瓶以外，其他任何具有獨立性的政黨，一概在嚴格排斥之列。如果自由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在野黨，那末可使大陸受苦難的人民知道，自由中國究竟與赤色統治不同。從而他們在內心得到一點安慰。他們會認為，自己即令在赤色鐵蹄之下過日子，可是他們在台灣的親戚朋友卻生活在光天化日之下，沒有受魔掌的摧折。人常常認為與自己有關係的人享受幸福，也就是自己在享受幸福。這種心理的滋生，可以給他們精神上一點鼓舞，也就是多給共黨暴徒一點困難。

第三，我們知道，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禍亂，最直接的動因，就是黨派鬥爭所引起的武裝暴力衝突：政見之爭，不能在會場解決，而一定迫著在戰場相見。這是民主制度在中國沒有堅實基礎的表現。如果中國不穩定地步入民主政治之途，

政見之爭永遠必須以武力相拼，那末國家永遠不得太平，人民永遠不得安居樂業。這幾十年的教訓夠慘痛了。為了避免這些禍亂並使國家真正進步，所以必須實行民主。

第四，這十幾年來，國民黨的權勢核心在台灣藉「國家」和「政府」等等名義所行的玩弄、恐嚇、和榨取，積的惡因實在不少了。凡屬有眼睛能看，有耳朵能聽的人，都應該知道，民間的不滿之情是與日俱增的。這種存在於人心甚至見之於選舉過程中的種種表現，決不是粉飾太平、拿美麗的言詞所能遮掩的。這一類的積憤、積恨、積怨，一經爆發，便橫決不可收拾。南韓李承晚式的統治結果，便是最新鮮的例子。任何有常識的人都可知道，這類禍亂之防止，貴在事先消弭禍亂釀成的原因。消弭之最高明的方法，就是真正實行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中，公意得以伸張，奸邪無所隱藏。大多數人的情緒和意見既得到正常的發洩和疏導，就不致橫決而不可收拾了。

基於上述四大理由，以熱忱於民主政治的人士一給發出籌組新黨的呼聲，便立即得到海內外真正民主愛國人士的響應和支持。大家深盼這個新黨早日組成，俾得發揮民主政黨的正常機能。這是常識和公意的表現。然而，中國的事，也有出乎常識和公意之外者。近來在國民黨權勢核心策動之下的言論、報刊，竟不惜違拂常識和公意，拗逆世界民主潮流，對於籌組新黨的民主愛國人士橫加侮辱威脅，對於尚未出世的新黨，先期妄肆批評攻擊。在這一類被動的言論之中，居有代表性的，要算中央日報七月二十九日「政黨的承認問題」一篇社論。

這篇社論開頭就說：「自國父組黨革命，至今六十餘年。本黨親身遭遇的反動風潮，不止一次，同時本黨親眼看見的新黨運動，亦不止一次。現在又有所謂『地方選舉放進座談會』其名而組黨其實的運動在進行中。我們並不重視，亦決不予以承認」接著它以國民黨為歷史中心來敘述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政治組織起伏生滅的歷史。之後，又說：「在抗戰的前夕，及抗戰期間，有所謂抗日救國會，有所謂民主同盟，有所謂鄉村建設派，有所謂民主科學社，又有第三黨，職教社，如是等等。到了抗戰結束之後，一一暴露其原形。這些外圍團體和尾巴主義者今日到何處去了？他們今日都在大陸匪區，在共匪的侮弄和壓迫之下，供共匪的利用與役使，」

我們讀完了這篇論著，心中起了無窮的感喟。我們深知這篇論著裡所說的，決不足以代表中國國民黨全體的意思。中國國民黨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之下時，在締造民國上，確有不朽的功勞。然而，近十幾年來，在少數權勢核心藉暴力與飯碗的控制之下，早已變質而成為少數權勢人物的御用工具了。此時此地，最大多數國民黨人士的處境，無寧是值得同情的。目前在台灣使千千萬萬人感到窒息的，

只有這極少數分子而已。

我們非常驚訝，這篇文章所表露的基本思想方式，心理反應習慣，對於事實妄加歪曲的勇氣，還是和大陸即將淪陷以前一模一樣。這樣的深創鉅痛，國破家亡的事實，竟不能使這一撮權勢分子接受絲毫經驗教訓，而將思想和作風作絲毫修正，這真是國家民族的大不幸！

大陸即將陷赤以前的一段政治歷史，稍有常識和愛國心的人，每一提及，無不同有「往事那堪回首」的慨歎。所以，大家儘可能避免提及。然而，該篇社論對於這一段歷史，竟如此津津樂道。這種勇氣，殊屬驚人。我們要請教撰寫這篇社論的主筆先生：這一段歷史，究竟是國民黨的痛史，還是光榮史？究竟是國民黨的成功史，還是失敗史？這篇社論又問過去大陸上「鄉村建設派」等等「外圍團體和尾巴主義者今日到何處去了？」我們想凡有政治常識的自由中國人民也禁不住要請問一聲：「大陸的國民黨今日到何處去了？大陸的國民黨政權今日到何處去了？」

許多評論家說，這篇社論所流露的，是一股驕矜之氣，和優越之感。我們自由中國的全體人民又不禁要請教：國民黨權勢核心人物的這股驕矜之氣和優越之感，是從那裡來的？難道十幾年來他們是「勝利返台」不成？

這少數人物之所以有這種驕矜優越的心理狀態，在基本上還是由於「黨國觀念」在作怪。所謂「黨國觀念」，即是「黨」即是「國」。「國」是「黨」造的。所以「黨」騎在「國」頭上。而「國」必有「政府」，所以「黨」必騎在「政府」頭上。於是乎「黨」，「國」，與「政府」成了「三位一體」。許多人士提倡「固有文化」這種「黨國」思想，在「固有文化」裡是找不到的。它是十足的蘇俄來路貨。照民主國家的常理常例而論，任何一群人要組織政黨，這根本就是他們自己的事。別的政黨承認不承認，這是別黨自己的事。與要組織政黨的人毫不相干。這與一個人姓張用不著姓李的人承認是一樣的。以自由中國而論，行憲已經十幾年了。組織政黨是人民依據憲法所應享有的基本權利，任何人不得拿任何藉口來剝奪。同時，任何政黨在法律上完全平等。這在歐美民主國度的政治家簡直是不值一提的常識。然而，國民黨少數權勢核心人物的想頭則與眾不同。他們深染蘇俄傳來的「黨國」思想，於是，他們認為在他們勢力範圍以內，任何政黨必須得到他們點頭，才算是個政黨。

他們的這種念頭，就是從「黨國」思想裡滋生出來的碼頭獨佔主義。他們所講其他一初主義完全是假的。我們把一切欺人的幌子揭開，直截透視他們的基本心理狀態，用兩句話就可包括殆盡：「因為我們能控制你們，所以我們總是比你們有理」。依此，他們總是認為：「只要我們能控制你們，怎麼樣幹都沒有關係，

你們不同意，其奈我何？」撤退台灣十幾年來，一切動作仍然是從這一「唯控制主義」出發的。任何失敗的事實都不足以放變他們的這一念頭。

近十幾年來，國民黨權勢核心人物，使出渾身的力量，實行「加緊控制」，他們是否收到什麼效果呢？從一方面看，他們的確收到了一時的效果。在這個小島上，他們確曾收買了一些無思想無原則唯利是視之徒。他們正同在大陸掌握政權時代一樣，在台灣把有人格有氣節有抱負的人很有效地消滅殆盡了。他們控制了一群以說謊造謠為專業者。他們控制著一群藉著幫同作惡以自肥的人。他們控制著藉唱萬歲而飛皇騰達的「聰明人」。他們製造了成千成萬當面喊擁護叫口號的政治演員。他們控制著台灣一千萬人的身體。然而，除此以外，他們還控制著什麼呢？

這個世界不是為這少數人創造的。這少數人要百分之百地實現他們「唯控制主義」的夢想，必須把台灣造成一個百分之百的「封閉系統」：絕對不與外界交通，不要外國人的錢，不要外國的武力保護。而且，還要有一座化石似的永不改變的社會基礎。然而，世界上沒有永不腐爛的積水，沒有永遠可被欺騙的人眾，也沒有永遠看不清楚的世界大勢。於是，也們的「唯控制主義」不能不在颱風，海浪，和年華的消逝中腐蝕下去！

他們不能控制的東西太多了。國際局勢的演變他們不能控制。台灣人心他們不能控制。貪官污吏他們不能控制。盜伐森林，偷工減料，所形成的一年一度的水災，他們也莫可奈何。通貨膨脹，生活艱苦的事實，他們也祇有在新聞紙上拿語言來掩飾。他們除了大家的身體以外，究竟控制了什麼呢？一切都是空的。自古有以暴力得天下的，但從來絕對沒有以暴力統治天下於永久的。「唯控制主義」者的迷夢可以醒了！

我們確信，祇有真正實行民主政治，才能結束這一禍亂相尋的局面，而導致國家社會人民于長治久安之途。新的在野黨之組織，不過是企求這一目標之實現而已。也許有的人士說，現在正值「非常時期」，不宜另組新黨，以免「分散力量」。關於這個問題，我們想請問：「非常時期」已經過了十幾年了，究竟什麼時候終了？我們是否要一輩子「非常時期」下去？在「非常時期」名義之下，是否應該把一切凍結下去？在所謂「非常時期」，是否應該把一切正事停辦？如果說在「非常時期」不應該籌組新黨，那末動輒浪費幾百萬以至于幾千萬充場面來招待外賓是否應該？大小選舉舞弊和榨取民意是否應該？藉「國家」的名義拿人民的血汗錢來樹立私人勢力是否應該？……

大江總是向東海奔流的。我們深信，凡屬大多數人合理的共同願望遲早總有實現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權保障這些要求，決不是霸佔國家權力的少數私人

所能永久阻遏的。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可以看到共黨暴徒在大家的一共同願望中倒下去。同樣的，少數人拿種種藉口來阻撓和打擊這一願望的動作，也將在公意之前停止。自由，民主，人權一定會在大家的醒覺和努力之中真正現實。